

儒生是个沉重的话题，但这个另类的文本，会让阅读变得轻松——今天年轻人的视角，今天新人类的语言——原来，历史也可以这样写。

儒生 另类史



沈戎 =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儒生另类史

沈戎 =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春秋
秦汉
周朝
唐朝
宋朝
明朝
清朝
民国
新民主主义时期
解放区
新中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儒生另类史 / 沈戎著.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10

ISBN 7-201-04885-6

**I . 儒... II . 沈... III . 知识分子—研究—中国—
春秋战国时代～20世纪 IV . D69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5561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23332446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字数: 160 千字 印数: 1-6,000

定 价: 16.00 元

被遗忘的孔庙（自序）

成都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佛寺和道观特别多，市内规模较大的就有文殊院、昭觉寺和青羊宫，近郊则有道教名山青城山、佛教胜地宝光寺和灵岩寺。天气好的时候，这些地方人满为患。

成都西郊的崇州还有一座孔庙，三年前，我陪父亲去了一趟。

这座孔庙始建于清末，据说在八十年代曾重新修葺，但“文革”在它身上留下的伤痕仍随处可见。与热闹的佛寺和道观相比，这里可说是门可罗雀。

在供奉孔子的大堂里，一个小男孩指着孔子像问他父亲“这是谁”，那汉子嘻嘻一笑，脱口而出“孔老二”。

记得我小时候也有过同样的疑惑，当时我在看一本小人书，在那里，孔子被描绘成了一个“开历史倒车”的“疯老头”。

他是谁？带着儿时的好奇，长大后我陆陆续续地读了一些与孔子儒学有关的书籍，才渐渐发觉自己被上一代人“蒙”了。

孔子并不是“疯老头”，也没有“开历史倒车”，他只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是社会的反动和非理性，才使他显得格格不入。孔子遇到了来自于现实的双重压力，他目光远大，特立独行，注定会令老百姓不解；而当他替老百姓向政府要“仁政”时，又注定会为当权者所憎恶。

今天在孔庙的一幕实际已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上演过了。特别是近一百年来，科举废止，西学东渐，连儒家知识分子也“变节”了——孔庙的冷清是意料中的事。

但孔子仍是令人敬畏的，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微言大义，也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忠勇刚直，而是因为他对真理(道)有一颗敬畏之心。

因为敬畏，他写下了令“天下乱臣贼子惧”的《春秋》；因为敬畏，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向世俗宣战；因为敬畏，他立下了“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誓言。

历史上，孔子对真理的敬畏之心也曾赢得人们的敬畏，所以敢明目张胆地糟践他的年代只有秦朝和“文革”，但“焚书坑儒”的“强秦”只撑了十三年，而“评法批儒”的

“文革”也一样命短。

于是历史上的统治者们只得阳奉阴违，封孔子为偶像，试图将他“捧杀”。西汉的董仲舒就极具创造力地把“儒学”打造成为一把砍向孔子信徒的利剑；而隋以后的皇帝们则在科举考试上大做文章，挖空心思拿“儒学”编织一张“为君用”的人才网。就这样，曾经意气风发的孔子，在汉以后渐渐静下来，沉下来，成为遗迹。

孔子被国人遗弃了，但敬畏之心永存——一个没有敬畏之心的民族是不可想象的。但敬畏不应建筑在愚昧无知和生死得失上，它当以理性为基点，以精神为力量。在孔孟那里它叫“仁义”，在程朱那里它叫“天理”，在陆王那里它叫“良知”，在康梁那里它叫“维新”，在孙黄那里它叫“共和”……因为敬畏，我们在嬉笑打闹时严肃起来；因为敬畏，我们于悲喜之外热泪盈眶；因为敬畏，我们违背常理地选择了苦痛和死亡。

出了崇州孔庙，心一直沉甸甸的。想当年，衰老的孔子曾感叹“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啊！我仿佛看见两千多年前那双极度忧惧的眼睛——三年来，这双眼睛穿越战火，穿越饥馑，穿越劫难……时时来到我的灯下，注视着我，让我怀着敬畏之心写下这些文字。

2004年4月4日于成都圣灯乡

B E I Y I W A N G D E K O N G M I A O

春秋战国：读书人的天下

儒教三圣 / 4

更有人气的『法老』 / 14

『纵横』天下的知识分子 / 20

乱世中的宠儿 / 26

韩非的铁血帝国梦

大汉的温情面纱

一张用『仁义』编织的网 / 46

谁来揭穿『新儒学』的弥天大谎 / 54

诗意图王朝的暗面

『科举之父』 / 62

『千古一帝』的背后 / 65

大周女皇 / 70

大唐悲歌 / 77

睿智的孔子 / 4
激进的孟子 / 10
低调的荀子 / 12

儒家逆子大法家韩非 / 14
走群众路线的老庄 / 16

战国双璧：苏秦、张仪 / 20
政坛群雄 / 23
明星邹衍 / 25



知识分子的春天

否极泰来的北宋知识分子/86

三个文人的仕途/89

理学家们的抗战/99

在烈日下低头

被明朝的太阳灼伤

朱元璋的『革命』/124

『反动』的儒学逆流/138



后朱元璋时代/138

“平民圣人”王阳明/142

李贽的超越/143

黑暗的明末宦官政治/146

皇权的“革命”/124

文化的“革命”/130

大学的“革命”/134

五代严冬/86

宋初科举改革/89
王安石的儒家新政/93
乌台诗案/96

理学的崛起/99
王者朱熹/103
最后一个理学战士/109

日落帝国

燃烧的城市 / 152

『回光返照』的清儒 / 165

落日余晖 / 186

结束语 / 221

-
- 改革家康熙 / 165
 - 清初知识分子的民族统一战线 / 168
 - 吴三桂叛乱的历史教训 / 172
 - 康熙的妥协与儒学的复兴 / 174
 - 盛世下的“曾静事件” / 178
 - 乾隆的历史宿命 / 1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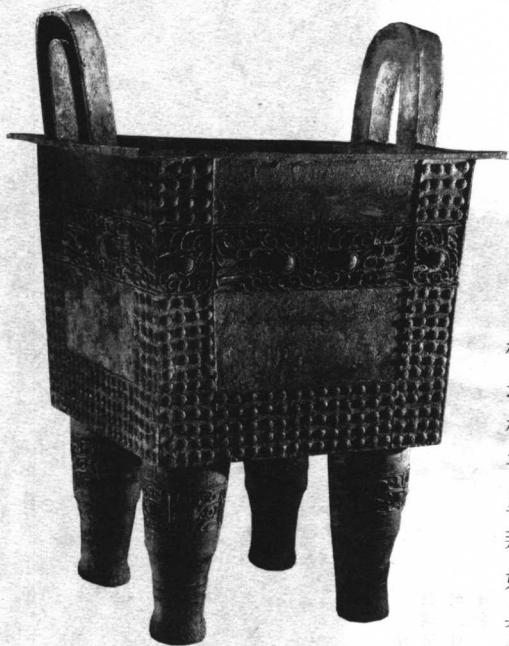
- 清军屠城 / 152
- 文化的力量 / 154
- 浴血扬州 / 158
- “护发起义” / 161



儒学被人为地戴上光环是在汉以后，最早它只是一门强调济世、注重理性的学问，它的创始人也只是性格迥异的三位学者——孔子温良敦厚，孟子刚直不阿，荀子老成持重。

在中国，法家和道家要比儒家『吃香』得多——法家受领导重视，道家被老百姓推崇。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思维『单纯』得多——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毫不掩饰。

在学术之外，还有这样一批知识分子，他们以『实干』为利剑，行走天下。纵横家的鼻祖张仪年轻时不得不志，曾误被人当作小偷痛殴，回到家中二话不说，只问老婆：『我舌头还在吗？』——『纵横家』靠的是『如簧之舌』和『厚脸皮』，改革家靠的则是敢为天下先的魄力和勇气。读完这章，你就会发现，战国时期的士大夫们霸气十足，但也着实不容易。



▲ 在西周，鼎代表着拥有者的权力和地位。

知识分子，也就是“士”的概念是何时出现的？我没有考证过，不敢乱说。据有的学者分析，西周的“士”是介于贵族和平民之间的一个群体。如果这里的“士”确指知识分子的话，那就恰恰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原始生存状态——“游离”。他们具有驾驭知识的“特权”，因此既不属于高高在上的权贵，也

不属于永无出头之日的奴隶；他们可以在“仕”与“隐”之间作出选择，因此既可以努力成为说客、官僚或者权贵，也可以试着成为农民、工匠或者商人；当然，如果生活还过得去的话，他们仍可以维持原状，以知识为生，或著述或育人，生活在主流社会之外。

周王朝有过几次辉煌，“分封制”的王朝在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的努力下建立了一套近乎于完美的礼乐典章文物制度。那时候，知识分子的生活相对稳定，享有比较充分的言论自由，但由于国家的政策几乎无懈可击，因而周初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在朝的，还是在野的，整日无所事事，其巨大的潜能远未真正地显现和发挥出来。



然而，王位世袭制的致命伤迟早都会有发作的一天，就同以前的商朝、夏朝一样，周朝在短暂的辉煌之后最终走向了衰亡。周厉王执掌朝政以后，也不知道他老人家是哪根筋出了毛病，他开始为所欲为，而且还不让人家批评，甚至就连发发牢骚也不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直享有言论自由的国人当然受不了，首都人民首先发难，赶走了周厉王，国家政权交由召公、周公共同执掌，号称“共和”。

“国人暴动”后，西周国力迅速衰落。不久，犬戎族大举入侵，西周的最后一位国王周幽王在宫中被乱刀砍死，周王室仓皇逃离镐京，迁都洛邑(今洛阳)。在一片混乱中，“帝国大厦”开始摇晃、坍塌。

王朝崩溃，国家四分五裂，知识分子们的春天却奇迹般地降临了——在“礼坏乐崩”、秩序瓦解的同时，周朝知识分子原有的独立性也进一步地凸现出来。许许多多志趣相投的知识分子走到一起，组成形形色色的政治、学术团体，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社会阶层。他们人数众多，却几乎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救世”作为自己人生的终极目标，这似乎是他们骨子里的本能；他们自尊、自信、自强，共同的信仰是自由；他们浪迹天涯，指点江山，被世人尊称为“游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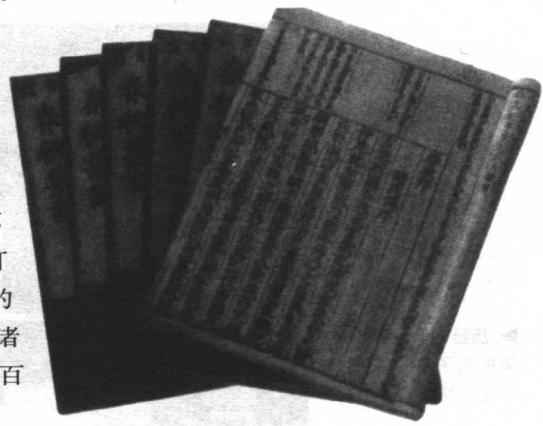
这是一个游侠的时代。

春秋时期的知识分子不一定个个都佩剑，但他们随身携带着知识的利剑——“短”可以修身，“长”可以治国。凭力气吃饭的游侠最多不过是诸侯们豢养的武士或是打家劫舍的匪首，而“食脑”的游侠干得好则能凌驾于各国诸侯之上，呼风唤雨，甚至流芳百世，改写千百年的历史进程。



▲ 儒家经典《周礼》

▼ 这个“礼坏乐崩”的春秋时代，被儒家经典《春秋》细致地记录在案。



“春秋”是一个秩序荡然无存的乱世，人们也因此获得了彻底的解放，他们像一群脱缰的野马，四处奔逃，而中国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就在其中。面对这个满目疮痍的现实世界，这群文化精英失落过、郁闷过甚至愤怒过，他们也因此想呐喊、想发泄甚至想抗争，可他们找不到方向。

儒教三圣

睿智的孔子

从春到秋，一晃三百年过去了。漫漫长路上，战火、杀戮和迫害从没间断过。在这些日子里，最惨无人道的事情都发生了——什么杀父弑君，什么易子而食，什么灭族屠城……究其原因，无一不是因为“礼坏乐崩”之后，人们失去了道德的约束，而让残忍、贪婪、自私等动物本性一一尽现。

这一幕，被一位游走在社会边缘的知识分子看到了。他用一双惊惧的眼睛注视着这个疯狂的世界，看见它正一步步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他急了，拼命想拽它回来，哪怕拽回五百年、一千年，也在所不辞。五百年前的礼乐典章 he 很清楚，因为



▶ 历经二千五百年风雨的孔子墓，“文革”中被红卫兵开棺戮尸。



他现在就呆在周公旦的旧封地；一千年前的尧舜美政他也时有耳闻，因为人们时常谈起关于那时的种种美妙传说。与残酷的现实相比，他宁愿回到从前。

他当然知道世间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尧舜周公也有缺点，他同样也知道社会应该向前进，而不是往后退。但为了拦住“春秋”这部制造混乱与血腥的烈火战车，他必须来到它的面前，尽力朝后推。他很清楚自己的结局：或者止住它，精疲力竭而死；或者被它当场碾得粉碎。

——他疯了，因受太多的刺激而发狂。

这个发狂的知识分子就是孔子。在中国，知识分子一词因他而神圣。

与同时代的所有人一样，孔子也是那个乱世的受害者。他的先祖原为宋国的大贵族，不幸在一一场政变后家破人亡，举家逃到鲁国。他的父亲后来也做了鲁国贵族，即孟献子武士，他力大无比，战功卓著。孔子三岁时，其父亲病逝，家境从此一落千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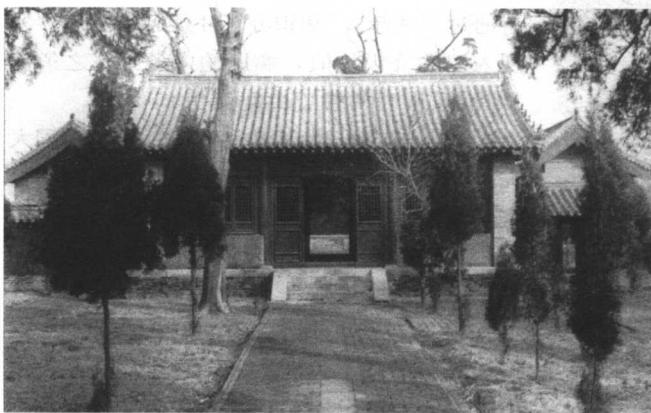
“虎父无犬子”，孔子成年后，也像他父亲那样生得人高马大，人称“长人”，按说应该是块行武打仗的好料，但他最大的兴趣所在是“知礼”。为实现这一理想，他15岁时开始自学，靠打工挣钱养活自己，因此他年轻时干过许多粗活，帮人看管过牛羊（乘田），替人管理过仓库



▲ 据说孔子的相貌奇丑无比，其实，对这样一位品德高尚的超一流智者，谁又会追究他的外表呢？



▲ 孔子像



◀ 孔子讲堂





▲ 孔子讲学图

子学习和思考的目的不光是为了修身养性，他的最终目标是“从政”。正如他自己所说：

▼ 先师孔子行教像



修己以敬。
修己以安人。
修己以平天下。

所以他在强调“知书达礼”的同时，也认同了“学而优则仕”的观点。在他看来，只有通过“从政”，知识分子才能超越平庸，实现人生的终极价值。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和“经世致用”的思想由此诞生。

孔子50岁开始从政，做过三年的鲁国大夫，52岁时任司寇（掌管司法诉讼的最高长官），政绩卓著。后来，他又发动了史称“堕三都”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试图歼灭叛国的陪臣，最终失败。不久，孔子遭到鲁国统治集团的排挤，他觉得在鲁国呆不下去了（“已亦不能安于鲁也”），便打点行装，决定出国寻求发展，以实现其“仁政”理想。

（委吏），直到从事一种叫“儒”的职业（也就是帮大户人家办理丧事、赞礼），生活才稍稍稳定下来。

孔子30岁时创立了博大精深、微言大义的学术体系，宣扬“先王之道”的儒家学派正式成形，从此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

值得注意的是，孔



孔子在他 55 岁时，领着几个得意门生，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游侠生活，他此行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实现政治抱负，另一方面也有带学生实习的意味。在以后十三年的时间里，孔子一行先后到过卫、宋、陈、蔡、楚等国。他们一路上历尽艰难险阻，孔子数次被拘禁，差点丧命，他的学生也跟着遭罪，据说有一次他们在陈、蔡两国的交界处遇到了麻烦，七天七夜没吃上饭。当然，也有对孔子尊敬有加的，例如卫灵公听说孔子要来，就激动得不行，还亲自到郊外去迎接。但孔子始终未能实现其“致君尧舜”的“先王之道”，反被当时的人们讥讽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书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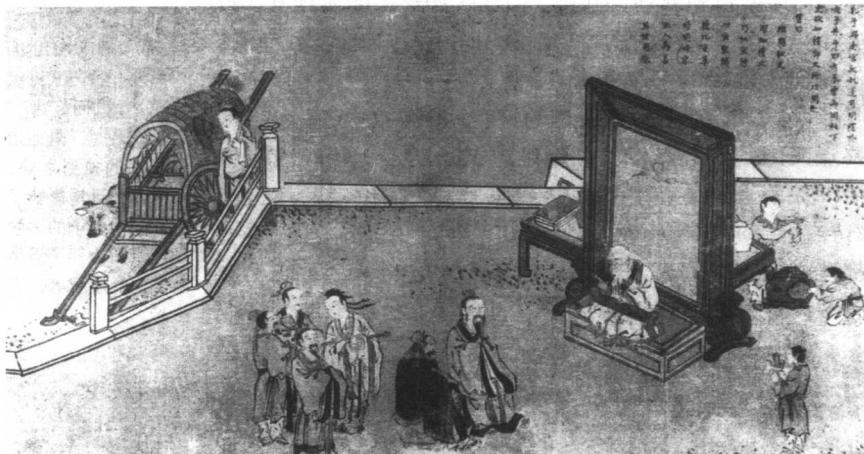
68 岁时，孔子拖着疲惫的身躯，拎着空空的行囊，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从此他结束了长达十三年的流浪生活，在家乡潜心编书和讲学。他为学生们编定的教材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后来这几本书都被中国人尊称为“经”)；他正式教过的学 生达三千人之多，这一数字还不包括无数的旁听生。这个带有宗教

▼ 孔子放弃参政理想后，回乡修诗书，试图以另外一种方式继续干政。“敏而好古”，“述而不作”，是他治学思想的独到之处，深刻而久远地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治学理念。图为孔子退休后与他的崇拜者们在一起。



色彩的学派当时就称为“儒”，在以后的两千多年里，“儒”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同义词。

孔子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一个身处主流之外的边缘人。在天下大乱、“礼坏乐崩”的残酷现实面前，各国政府和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如何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不顾一切地存活下来，而孔子那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治国理想显然不合时宜——儒学一开始就遭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反对。



▲ 问礼老聃图 / 这显然是后世的附会之作，目的是强调儒学与道教的渊源，并以此神化老子。孔子的思想与老子的思想南辕北辙，两者根本不可能有共同语言。即便历史上确有孔子问礼于老子的场景，也不一定是不欢而散的一幕。

但正因为孔子站在一个边缘人的视角，所以他往往能够清醒地直面历史的核心。

纷乱复杂的世界造就了这位内心矛盾重重的游侠。他强调稳定和秩序，却并不排斥合理的“革命”，他甚至为历史上的“正义战争”大声喝彩（“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他维护世袭君权，心里却向往着民主的“禅让制”（“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他构建人伦纲纪，却也一再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祭神如神在”，却对鬼神敬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而他在主张行中庸之道的同时，也对锐意进取者持肯定态度（“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游侠为尊严和正义将生死置之度外，孔子也是一样，当初他决心闯荡江湖时，就没有打算活着回来。如在宋国时，宋国的司马因“不仁”受到孔子责难，便起了杀心。孔子的学生们都催孔子快逃，他却并不紧不慢地调侃说：“上天将圣德赐给了我，他一个司马能把我怎么样？”另一次过蒲地，当地人想扣留孔子一行，为此双方大打出手，最后蒲人作出让步，说只要你们不去卫国，就放你们走，双方达成了口头协议，可孔子一出门便踏上了通向卫国的道路，学生子贡有些害怕，便责问孔子道：“难道咱们可以违背约定吗？”孔子却理直气壮地回答说：“靠要挟达成的盟约，老天也不承认。”随即率众义无反顾地去了卫国。

孔子平日里一再告诫自己的学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如果生命和志向产生矛盾时，应该怎么办呢？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在他看来，一个人“朝闻道，夕死可矣”。可见孔子绝不是现在某些人所说的明哲保身之辈，他是“该出手时便出手”的游侠，虽然有时迂腐，但在大是大非面前绝不含糊。

孔子就这样抱着“死而后已”的决心，一生为理想的实现不懈努力，却“不知老之将至”。

73岁时，孔子带着“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的遗憾离开了那个纷乱的时代。“春秋”也被孔子收进了书袋里，随他去了。

一个更加血腥、无序的战国时代迎面而来。在昏天黑地的军阀混战中，知识分子反倒获得了更为彻底的解脱，他们纷纷登上各国的政治舞台，或指点江山——制定国内外政策，或激昂文字——开出各自的救世药方。一时间，各种“急功近利”的学派甚嚣尘上。除了四处游说以赢利为目的的纵横家之外，“自成一体”的“行为艺术家”杨朱和墨翟也很吃香，杨朱鼓吹极端自私的“为我”，墨翟则鼓吹功利主义的“兼爱”，尤其是墨家，他

